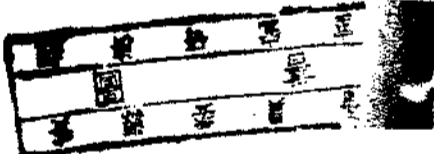


專供參考
請勿發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廿四日收到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第
184
號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民國三十年 月 日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去惡務盡

本文譯自美國外交季刊一九四一年一月號。原名「防禦其足恃乎」。作者 *Raoul De Roussy De Sales*，前為巴黎晚報駐美通信記者與哈瓦斯通訊社外交記者。全文主旨在於羅集種種理由，證明歐洲人因自上次大戰後，對於戰爭的恐懼致未及時阻止侵略國家，而助長其惡。美國人民亦有此同樣反對戰爭之情緒，並須改變。自衛的防禦，無法消滅侵略者。希特勒主義萬一勝利，美國民主政治的意義，即無以存在。

一

美國人民對於這次戰爭的態度過去十五個月間，曾

起了大變化。最重要的轉變，則始於去年六月法國屈服之後。

法國的屈服，太令人驚駭，認為至少是與德軍並駕齊驅的法國軍隊，竟不到四十天光景，就被打敗了；民主政治諸大台柱之一的法蘭西，竟成為軸心國家的奴隸。這事實，沮喪了美國人的民氣，就和使法國人本身消沉一樣。美國人雖然渴望英國勝利，但在去年初夏時，他們對於英國阻止德國威傳猛烈攻英之能力的信念，實為薄弱。孤立派的意見，多少有點相信同盟軍必獲勝利之成份存在，當時却激烈地轉變了，因為了相反的理由，克復力主孤立。英國或將遭遇浩劫，如美國援英將嫌太晚的可能性，促使以前的孤立派份子變成妥協者。林白上校對許多人說過，美國不

必斤斤計較誰來統治歐洲，只要和勝利者建立友好的關係，是為美國之利。新孤立派像慕尼黑時代之張伯倫與龐萊似的，否認這世界的主義鬥爭，實由納粹和法西斯獨裁者所釀成。他們持着像歐洲妥協者們的一樣理由詭辯道，超權主義繼續統治了世界各地，民主政治與自由仍舊可以存在美洲存在着。

假使英國沒有表現出異常的抵抗，這種說法能有一日千里的發展之勢。但當去年夏末時，民意為之一變。美國人恢復了對於英國人的信心。若謂美國人民真正樂觀了，未免過甚其詞；但自形勢好轉之後，美國人民嚴重恐慌的情緒，實覺得稍為安定，至少暫時如此。紐約時報有一位作者，當美國總統競選時，從西歐中部寄來通訊，文中有這一

句語：美國人民像英國人一樣，逐漸慣熟於倫敦的轟炸。我們無法說明，這句語是否帶有譏諷意味，但究竟在反映着當時一般美國人的心情。

美國人民對英國信念之恢復，並非純粹因為英國的抗戰。他們一致地承認努力建設國防的需要，這也改善了美國人民的士氣。當競選總統之時，民主共和兩黨均承認國防建設的重要，這就是證明近幾月來美國人民思想的深刻變化。假使總統大選是在早一年舉行，這種一致承認國防之需要的現象，難有如是的成功。

當作者撰寫此文時，可以說美國人極端紊亂的思想——這是戰爭第一年度時美國人民思想的特徵——業已消除了一大半。美國邊界是否位於萊茵，這個問題已無人再

間。因為明顯得很，美國邊界已縮至英吉利海峽，且因法國的覆亡，已把德國人帶至大西洋之海濱。對英國的非難，已成明日黃花，因為英倫三島現在已被認為是大西洋上的屏障，儼如菲律賓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地位一樣。英倫三島是美國國防體制的一部。德意日三國同盟之締訂，以及法西斯莫納赫發言人之公開承認法西斯革命的在世界性，這都使美國人民意識到，美國今日已位於這自戰爭的地理上與心理上之中心，並非站在它的外圍。美國現在正與軸心國作戰，但從目前明朗的事實看來，據着建立「歐亞新秩序」偽裝的極權國家，如果它的現實敵國——時指中英希三國——之海陸空軍及非戰鬥員人口，不能增強士氣，並獲取美國的物資援助，則將無能阻止極權國家統治世界。

許多人，不承認反托極權帝國主義的實際骨幹是美國，這是實情。美國人民有一種傳統的厭惡，即不願聽人說，美國除用以身作則及道義上勸勉的方法外，還可用任何其他方法以左右世界的前途。他們覺得美國上次參加歐戰是失敗的，不願再度嘗試。但是，美國人民雖然幻覺着上次參戰等於失敗，雖然懷疑歐洲的一切事件，雖然非常醉心於「自行其是」的主張，但他們發現現在局勢有一種極大責任橫在他們面前，誰要很如願的規避這責任，都是不能想像的。

在這局勢中，美國人民業已揭發了明朗的政策方針。可簡述之於下：(一)促進國防準備萬一——包括英國，如果戰敗，可能引起的一切危機。(二)除派遣遠征軍出國外，在其他

一切範圍內，均積極援英。美國人自然希望英國藉着取得十分優勢之空軍，乘着被德國征服之各國的叛亂，或乘着德國內部的瓦解，或者藉着這三種因素的混合力量，而能抗拒納粹德國，甚至轟敗它。

可是，美國的目的仍是純粹防禦的姿態。羅斯福總統在他某一次競選演說中，我所謂的國防，即是防禦。羅斯福和威爾基都極力反對凡足以使美國隨時參戰的建議，或拒絕批准凡足以引導美國參戰的法案。美國實行的大擴軍計劃，大量興建陸海軍，目的並不在於備戰，是要避免戰爭。兵至美洲海岸。關於這一點，美國輿論界領袖曾經闡切陳明；美國大多數人民顯已相信這擴軍計劃的真諦。

羅斯福和威爾基的不領導美國牽入戰爭的神聖誓

約，無疑地是因為競選時政治上的需要而強調它。共和民主兩黨候選人，明知世界局勢如果發展到了美國民意雖然願意戰爭，美國總統誰也不能有效地違反民意。但其主要點是：就目前而論，美國除非因國防關鍵而戰外，並不想憑藉戰爭，假使美洲被攻，或是美國南北諸鄰邦被侵略時，美國人民必起而應戰，他們的反對這先發制人的主張，美國愛好和平，這是基本的條件；舉凡致力加強國防措施，均以維護和平為鵠的。問題則在於此種和平政策將來能否獲得美國人民所稱淑的結果。

二

英法兩國，在一九三九年，或一九三八年，或其他任何時候，都是不喜歡戰爭的。過去二十年中，英法兩國反戰情

諸的激昂，從未曾被大西洋彼岸的人士完全了解。理由很多。美國人民遭遇的戰役較歐洲人為少，所以造成了美國人民天然地較歐洲人酷好和平的幻覺。這即是許多理由之一。況且歐洲政治的錯綜複雜與不安定，也養成了「歐洲多戰」的觀念。鈎心鬥角的列強太多，它們為着維持或恢復若干均勢，賣弄外交上玄虛，或憑藉武力的勾當，層出無窮。若與美洲對比，相形見拙。美國的統治，事實上，美國握有驚人的勢力。歐洲的平和主義被人藐視之。另一理由，癡結實在於上次大戰後一般理想的打破。如美國之非責允爾賽條約和國際聯盟。美國決定不過向歐洲事件，這使一般人腦海中對於美國之安排自己起脫的妙法，和歐洲政治的慢性的不良調整之特徵，起了極強烈的對比。許多美國學

者及輿論界領袖反對凡爾賽條約和國聯盟約，他仍常常着重指出這些文獻的缺點與低能。

這理由的提出，並非藉此減輕歐洲政治家組織歐洲之失敗的責任，而是說明過去二十年中美國風行的一般印象，多認為歐洲人民維護和平的興趣，不如實行強權政治之濃厚。事實上，人民及其大半領袖之興趣，恰與文相反。上次在世界大戰的恐怖，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不容輕易遺忘。且須牢記上次大戰的實際口號是為英法，為英法的同盟國而戰。這口號的目的，不在於造成民主政治的安全世界，而在於以戰爭了結一切戰爭。凡是回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歐洲人，就知道這一天的值得紀念，並非因為勝利的驕傲，也非因為任何特殊政治哲學的光榮，僅僅

因為了行救的感，第一回歐戰在那一天結束了。

當時的歐戰，實為此後二十年歷史的張本。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時，制裁政策之破產，西班牙內戰時，英法之不干涉政策，推本窮源，均因反對戰爭情緒之作梗。它解釋着英國何以故讓希特勒於一九三六年重佔萊茵地。它解釋着捷克的背信，也解釋着當張伯倫與達拉第從慕尼黑歸來時，為什麼同情他們的情緒非常怒放。且當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法國簽訂第二次停戰協定時，許多法國的男女們，由衷地發出了和他們在二十年前第一次停戰協定時感到得救的同樣感慨。

不幸得很，這歐行的歐戰情緒，也成了獨裁國家業已殘廢全部歐洲大陸和現在威震世界其他各地之統治權

的理由。

三

愛好和平，竟成為戰爭原因之一，這似乎言之不近情理，但事實的結果，不容否認。

墨索里尼失信戰爭是實現民族抱負的手段，但在當時平和主義盛行之下，墨氏的哲學却被看做一個純粹局部的現象。現代平和主義的精神——後來表現在巴黎非戰公約裏——依舊縈迴在大眾的心中。恢復戰爭的觀念，可能在過去比較野蛮時代那樣的發揚光大，但竟却遭遇着堅強的抵抗。雖然失意事常八九，但這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戰是最後一次戰役的這種大希望——至少參與是役的人，是這樣希望着——不肯捨棄。即當希特勒誇言決心憑藉

武力，和爾後不斷反動實現其野心之時，人民還是信守着這希望。

就是在德國，納粹黨雖然努力宣傳藉以發揚尚武精神，但德國人民還是希望希特勒不戰而達到其目的。情形的確如此，所以當一九三九年九月戰爭決然開始之時，德國的民意，尚有着希望不戰而達到目的。當戰爭的第七週，德國人認為他們只要和波蘭人作戰，爾後德國的宣傳謹慎將事，不把法國視作敵人，而集中目標攻擊英國。這種宣傳，自然是想收到分化同盟國之利，但亦有其副作用在，即藉此安定德國國內的民意。德國民意像法國的一樣，不願再遇到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大屠殺。

回顧過去幾年中英法所採的政策以及較小諸國所

採的政策，不論其是否中立，我們所得到的是最大印象是：不可寬恕的糊塗。希特勒的整個計劃，可於他重佔萊茵地時，一點不費力，真沒有危險地把它制止住。爾後也可得到同樣結果，但須稍費些心力，稍冒些危險。總之，它需要倫敦與巴黎的決心，和兩國政府之步伐一致。英法兩國並未具有必要的決心，或是具備時，又不能同時併發。這一點，在這幾年中當政的英法政治家們，應該共同負責。但不要忘记，英國或法國每想表示其堅定態度時，常受困於人民的對於戰爭的畏懼。畏懼戰爭，是當時歐洲人民的主要特性，就像今日交美國人亦然。

當希特勒每次賣弄的說計得逞之後，祇有藉戰爭來反抗他的危險性，日見增大。戰爭終於爆發了，並非因為反

戰情緒又消滅，蓋因戰爭威脅所造成的緊張程度，已到了
棄法意志的地步。同盟國政府對波蘭、羅馬尼亞和希臘提
供保證，等於對它們的屈服與退讓自動劃下最後界限。伏
季它們也帶出爭本意外，或沒有誠意地討論戰爭問題。
但是，同盟國政府雖然如是行動，竟沒有改變人民對於戰
爭本質的態度。當戰爭爆發時，英法人民決心應戰，但也帶
些宿命論的觀念，且有心無心地傾向於這一種觀念，即認
為實際的戰爭或是大會戰依然可以避免。德國人的總動
員，雖已開始了七年之久，所以他們的雖從平時轉入戰時，並
不感覺到怎樣相反。英國人和法國人不但要突然改變
他們的平常生活習慣，且要改變其整個意向，接受這種戰
爭的觀念。他們應安於戰爭所引起的民族與個人的一切

轉變，應反對——前一在還擁護的——他們在昇平時對於個人自由，物質享受和人生觀的概念。總之，他們須立刻接受今日歐行於英國的意向。但英國人民約在一年以前，還是騎跨着那劃分和平與混戰之可怕的門檻。

法國和現在業被德國侵服的各國，從來沒有過這種意向。當時即有，亦非由於它們領袖培養生成。事實恰為相反。麻痺人民使其苟安的戰前政策，這戰爭爆發之前夕為止，還在費述它的正確性。領導同盟國和中立國等的國王、女皇、大臣和將軍等，過去是而現在仍是熱誠的平和主義者，善人君子，和牛津運動的信徒。法國那些好多年來不登載不好消息的報紙，繼續做那消沉民氣的工作。法國的領袖們，從來不想對民眾解釋納粹的真諦與意義。其簡單理

由，後因在戰前甚至當戰爭之時，法國領袖們本身就不能理解它的真諦與意義。

距離德國如是之遠的美國人民，却曾佔先地體會了納粹主義的整個意義，誠屬奇怪。美國人民了解納粹主義的動力繫於軍事的侵略與軍事的革新；並斷定納粹德國賜予其他各國的唯一的抉擇，不是屈服即是抗戰到底。歐洲人尤其法國人，又未曾明察納粹主義威脅他們的危險性之範圍，並非因為他們智力不如美國人，蓋因他們接近德國，畏懼戰爭的切實性，所以想盡方法自欺欺人，惟恐這可怕戰爭之實現。因為法國的矛盾政策，內部的分歧，和法國政客與各團體，時常譴責他們的反對者是領導法國捲入戰爭。

觀乎此，可知凡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主張再來一次慕尼黑的人，以及認為當時已達到最後關頭的人，都同樣地犯了判斷的錯誤。他伯都輕視了希特勒無止境的野心。主張再來一次慕尼黑的妥協者，希望（現仍希望）得一苟安的妥協。至於主戰派，則不能從其考察中獲一邏輯的結論。他們的迷信着在心理上與軍事上祇要防禦的措施，即是維護法國的精神完整，並使侵略者不得輕越法國雷池一步。假使那必要時應採攻勢的觀念，曾被提出考慮，它必被認為過於浪費而捨棄之。作戰的全般性，係視民意而決定。但許多年來，就未有過真實民意的表現。

今日以民族精神之柔弱與缺乏準備而責備民主政治者，風靡一時。但這種現象，似是在任何特殊的政府形式的

一個因素。英國的管理即一例也。真正向題厥在於民主政
以自由發表民意為基本原則以來，民主政體祇能反映
此種的潮流。即從一九一八年以來，世界上主要趨勢，就是
致於截止戰爭。民主政治忠實地反映這趨勢。侵略國的
日形進的威脅（在侵略國家中只由少數人甚或一人的意志卷
成了尚武精神）擾亂或玷污了民主政治的平和主義。但是縱
使那些顯以受着生存威脅的國家，例如法國，它的民意尚
不能迅速推展來面對現代戰爭的整個關係。人民接受這
戰爭，蓋因其無法避免，惟他們在腦海中只把它限制於防
禦戰。這種消極的態度，實為戰敗的最重要之因素。防禦戰
說明了過份信賴其防禦，且當其被攻破之時，士氣隨
之沮喪殆盡。它使得德國人過去可在宣傳與外交上保持

主動地位。現在則可在戰場上居於主動之勢。

十

四

歐洲各民主國和美國的民意之演進，常是殊途同歸。美國雖然在時向上較緩慢些，業已步武着英法所循的同樣途徑。為着附和這意見，或謂又不相信任何危機之現實性的美國人民，現在必須採取自衛的重要措置了。但他們一切的部署，顯非注力於引導美國捲入戰爭。相反的目的在於避免戰爭。它怕是防禦性的措置。

問題是：在類似環境之下的歐洲其他大國所遵循的方針，是否真變成了一個先例，或是美國的情形，是否應視作一個全般性的新問題。

兩個不同民族的比較，每每易於錯誤。人情素喜調和，

每每易於歪曲現實，忽視差別。例如大西洋錫與美國人民安全性的感覺，常與法國人對於馬其諾防線之心理相對比。這未免誇大^題。縱使英美兩國海軍喪失了制海權，美國領土之真正侵略，亦非常困難。截至現時止，英吉利海峽，已證明了不可輕越的性質。但軸心國果真控制了各海洋，它仍無須乎侵略美國。它之統制全世界（包括美洲）必成事實。美國的獨立將喪失它的意義。

但真正侵略對美國之威脅，雖不如它過去對法國現在對英倫之大，惟美國依然遭遇到着數英法更危險的其他威脅。英法（尤其是法國）均曾遭遇到過許多次政府機構的變革與社會的改革。它們無須依靠民主政治的生存，才能維持它的國家的實在體。美國恰恰相反，美國的統一，是建立

在一心一德的信仰之上的。這信仰是要各種民族、教義和文化能在協調一致之下共存共榮。各種民族經過長久彼此忍耐的實踐，為着尊重個人與獨立而溶化在一起。除了民主政體外，尤其是美國式民主政體以外，沒有一個政體能夠保證這種國家統一的持久性。若謂美國生存的最危殆的威脅，不是（從未有過）實際的軍事侵略，而是國內的分裂，這實是健全而重要的觀念。

現時軸心國家企圖組織世界，不外乎兩種方式：即軍事征服與革命是也。假使當軸心國想破壞或征服美國時，它們自然採取後一種方式。因其較以武力征服美國既可省事且有事半功倍之期。

有人或將爭辯道：美國經過許多次歐洲的革命，並未

遭受其害，且美國進展的一般過程，並未因歐洲革命而改變。不錯，但其惟一理由係因過去一百五十年中在歐洲發生的歷次革命，其激烈之全權一般地像爭取莫美蘭所贊許的同樣目的。十九世紀的各次革命運動，都是朝着自由主義、自由和更群眾化的正義之方向。時至今日，美國首次遭遭着反革命運動，它的目的顯然反對並破壞美國所創立的權力原則。這些原則，事實上是美國立國之靈魂。凡認爲美國可在「新世界裏本其自己生活方式而生存的人，是因爲他們將物質與經濟的力量，視爲世界上唯一實在的力量，因此他們勿想着美國莫獨裁國家在經濟問題上已有閉關，則其他衝突必隸於烏有。

但這種觀念，似不成行。大多數美國人，都觀察得到當

而危機的程度，雖然他們不能正確判斷這危機如何如何時始建尖銳化。英國之繼續抗戰，以及軸心國家明知利害又將來，必須傾滅。小美國阻撓它們計劃的重要性之事實，遂至蒙蔽了真象，並鼓勵美國人的熱誠希望，以為他們可無須實際作戰，將能祛除這危機。

這就是致力國防政策的理由；這就是美國除實際派遺遠征軍以外，一切援英措施能獲一般許可之理由。這種政策，既可使感覺危機擴大的人們感到滿意，亦可使充滿着反對戰爭之情緒的人們感到滿意。這種政策，可得到孤立派和主張以援英為要務的人們同樣贊成。假使美國戰敗，妥協之內尚未閉塞。因為美國無疑地必繼續擴軍——像慕尼黑以後的英國——縱使美國認為與勝利的軸心國「合

作和提攜為有利，它亦必繼續擴軍。

美國在目前政策，一般政治領袖和政論家們視為極其合理。幾乎全數認為這是目前可以採取的唯一健全之辦法。假使你考慮着美國的民意——它也像幾月以前英法的民意一樣——將贊同於祇顧及防禦方面的向題，那它實屬唯一健全的法；但事實告訴我們，這不是唯一可能的辦法，因而它也許不能算作達到美國基本目的的最好政策。該目的是：遏止在世界上軸心國統治權的蔓延和阻止獨裁者所發動的革命過程，或使它改變方向。

流行的反戰情緒的反映，例有一種說法，常聽到一般人稱，美國不需要人力；假使美國遠征軍準備開拔，將無地以容。假使你想到這數百萬青年受訓練沒有配備的美國兵，

並認為他的見解到英國或法國去，那末這說法並不錯。但
假使美國現在有幾十萬像征服法國的德軍那樣訓練與裝
備的軍隊，那末誰還能懷疑它的在非洲、近東或遠東之功
效。如吉爾氏其婿反對這種援助，而謙多餘嗎？希特勒、墨索
里尼或日本的計劃不會受相當挫折嗎？

再次說到美國海軍的向題。美國海軍在太平洋固要
實行其重要功能。常有人主張縱使美國參戰，它的大部份
海軍仍要留駐太平洋。但是誰看到了美國等候美出讓五
十艘逾齡驅逐艦的慘狀，誰就會明瞭美國如再昇英以百
艘他種軍艦和若干大洋艦，英國必極表歡迎。且對於美國
之飛機和飛行員，我們也可以作此同樣的斷論。

我舉出以上諸例，並非想藉此作為主張美國即

故之張本。贊成立即參戰者理由頗多而反對者亦不少。其最困難的一個，或是不可能的，即說服大部体的美國民意，認為參戰實是最妙辦法。考其癥結所在，蓋因目前美國人民的情緒與一^年前英法人民的心情頗類似。美國人民由於反戰的情緒，完全痴心於防禦（附帶援英）。他們還沒有法國人那樣注意面對一切衝突或可換取較形優勢的熱誠。換句話說，就是採取若干主動的行動，並冒些危險。

五

詳細分析起來，美國政策是過去幾年中歐洲各民主國之政策的復活。美國援英的方法，和應用於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如出一轍。同樣地，希望儘可能予以援助，並同樣地決定不負任何固定的約束。雖說英國的生存，是美國安

全的「生活素」，但是祇要想到英美政府或將成立若干「秘密諒解」時，就會引起極大驚訝。英國及其自治領雖被視為同盟體系的一部，但彼此向沒有條約的拘束。英國對付各自治領，就像對付英法未喪失或放棄之前的東歐諸盟國一樣。

在保證政策中，亦可尋出另一類似點。張伯倫氏保證波蘭、羅馬尼亞、奧希臘。美國現在保證加拿大和南美各共和國免遭侵畧。假使軸心國有使用格陵蘭、冰洲和亞連爾群島為海空軍根據地之威脅，則此種保證可能擴至這些地方。換言之，美國決維持太平洋、大西洋的制海權。這在實際上即等於海上自由理論的復活。這理論當美國實行中立法時，似已放棄了。

迄今為止的一切動向以及現在杜魯門的行動——軍火計劃，後英西半球防務，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等，都反映着美國人具有年來歐行於英法的避免戰爭又希望的一樣心情。這希望在英法失敗之後，在美國是否仍屬正確，誰也不敢斷言。明顯的事實告訴我們，答覆這問題的責任，暫時是委諸英國。英國一天抗戰着，美國的民意就始終維持着平和主義者的態度。

目前明知英國專採守勢，將無法轟炸軸心國家。邱吉爾希望來日英國空軍可佔優勢，足使英國皇家空軍攻擊德國人民與德國工業，以粉碎納粹之攻擊力。在這環境下，許多美國人應與邱氏抱同一希望。加強英國空軍攻擊德國，將來是否足使被裁國家瓦解，這仍是一個辯論的問題。

或許會有這麼一天，那時候美國當前祇有兩條路，不是聽任歐洲陷入窮境，即應轉變它目前在戰爭中所抱的自己的地位的概念。

其意義即是戰莫不戰，但要改變一九一八年以來支配美國民意的反戰情緒，實無疑義。這可以說是放棄在國防觀念中所表現的消極態度，而贊成以攻為還攻，若若干形式上所窺見的積極態度。它將等於民意一般承認，希特勒主義與民主政治不能在這世界上並存，將來的世界秩序將視此兩方誰能存在而定。世界上正在發生的社會與經濟的革命，是無法阻止的。問題是誰將領導它，將朝着何種方向。祇靠抵抗它，是不夠的。

過去法國就沒有從防禦的消極態度，變為反攻的積極

極概念。而且沒有時間容它轉變。法國在軍事問題上和社會及心理的調整上，同樣沒有為其所當為。這種轉變，英國現在業已開始。美國是否將隨之而起，未可斷言。但有一點可以指出：目前世界戰爭前途的演進，將看美國民意之演變而定。